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江姐—— 以建设新中国为志

就在那里献出自己的生命，做一个能活在别人心中的人。

1948年4月1日，江竹筠致信谭竹安：“由于生活不定，心绪也就不安……云儿也成了我时刻惦记的对象。我感谢你和你的朋友。云儿是生活活虎的，我知道他会这样，在你们的抚育之下，他是会健康而愉快地成长的。”“吃得饱，穿得暖足也，可别娇养。”

“生活不定”，指江竹筠暂时没有找到社会职业作掩护，生活不安定，不能开展工作。在信中，江竹筠流露出对儿子的惦念和牵挂。“可别娇养”这四个字是江竹筠向照顾彭云的谭竹安反复叮嘱的。江竹筠从万县寄给谭竹安的7封信中，有6封信谈及儿子彭云，我们从中读出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与责任。江竹筠原本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，组织上也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，安排她留渝。但是，作为革命战士，她毅然选择奔赴斗争前线。

1948年4月15日，江竹筠致信谭竹安：“四乡都比较清静，最近两个月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。正反省从前的错误，另定新策。以后乡下人可能少吃点苦头了。”江竹筠勇于承认之前农村武装斗争冒进轻敌的错误。党组织和游击队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，在农村采取潜伏的小型武装工作队形式，克服敌人围剿初期的混乱和困难，使农村武装得到发展。

1948年6月10日，江竹筠致信谭竹安：“明日端午节，‘每逢佳节倍思亲’。今以思亲的心情转给你们这封信，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。我呢，还是这样不太快活，也不太悲伤。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地为死了的人而流泪。”江竹筠怀念为革命牺牲的丈夫，牵挂着在重庆的儿子，感激谭竹安和幺姐对孩子的抚养。为了不拖累谭竹安，她还打算必要时把孩子接到万县。

然而，端午问候信发出之后，因叛徒出卖，6月14日江竹筠不幸在万县被捕，被解往重庆行辕二处，后被囚于国民党军统集中营——渣滓洞监狱。

在狱中，面对敌人的一次次酷刑拷打，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，严守党的机密。“毒刑是小小的考验。筷子是竹做的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。”男牢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致敬诗两首。其中，《灵魂颂》写道：“你是丹娘的化身……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。”《海燕》写道：“你——暴风雨中的海燕，迎着黎明前的黑暗。飞翔吧！战斗吧！”这些诗句为人们广为传诵。

江竹筠关怀难友，参与领导狱中斗争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江姐”。为鼓舞狱中战友斗志，她提出“坚持学习、锻炼身体、迎接解放”的口号。在狱中讨论总结中，江竹筠分析党员干部叛变的原因之一是“高高在上，不可捉摸，故意说大话”；在党组织的建设方面，她提出：“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，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”；在总结武装起义教训时，她指出：“川东党发动了下乡运动，极力想准备地下武力，发动民变斗争。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发生了和原来的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。”江竹筠对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所进行的深刻剖析与思考，是狱中同志留给党组织的“血与泪的嘱托”之一部分。

1949年8月27日，江竹筠在渣滓洞监狱写下了最后一封书信。这是她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制的墨水写在极薄的毛边纸上，托同室难友曾紫霞出狱时带给谭竹安的。这封信表达了3层意思：一是感谢谭竹安对儿子的照顾；二是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——“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……现在战事已近川边……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月命运就会完蛋的。”她通过狱中成功策反建立的信息渠道，对革命胜利的时间推测是准确的（1949年11月30日，重庆解放）；三是做好牺牲准备——“假如不幸的话，云儿就送你了，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，以建设新中国为志，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。”

1949年11月14日，江竹筠等30人在歌乐山麓电台岗遇害，她的生命定格在29岁。

□马奇柯 徐康 王进

许多人对江竹筠的最初印象，来自小说《红岩》、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、歌剧《江姐》等经典文艺作品所塑造的江姐这一艺术形象。

江竹筠，1920年生于四川自贡，1939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1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，1944年入读四川大学，1947年随丈夫彭咏梧一起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，1948年6月被捕，1949年11月牺牲。

1944年，按照党组织的安排，江竹筠化名江志伟，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。1945年，她转入农学院农艺系继续学习。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，按照中共川东特委的要求，江竹筠不转组织关系，以隐蔽为主。

江竹筠进入四川大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“妈妈”（党组织的代称）写信，表示一定要按“妈妈”的要求“读好书，取得优良的成绩”。她所说的优良成绩，不仅是学到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做好群众工作。江竹筠和善可亲，乐意帮助同学，善于联系群众，凡是和她接触过的人，都很愿意同她交朋友。党内外的同学朋友，都亲昵地称呼她“江竹”。

江竹筠在四川大学度过了两年短暂时光，然而她对川大同学的影响却是持久而深刻的。看似默默无闻的她，用自己的方法把学校进步学生和团体的活动引导得卓有成效。后来，江竹筠在艰苦而危险的地下斗争中，得到一些川大同学的帮助。

1946年，江竹筠奉命由蓉返渝，担任丈夫彭咏梧的助手。彭咏梧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，主要负责学运及川东部分地区党组织。1947年10月，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，彭咏梧任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，领导武装斗争。同年11月，江竹筠负责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工委联络工作，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。1948年1月，彭咏梧在领导农村武装起义时不幸牺牲。江竹筠强忍悲痛，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。她说：“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，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。”

江竹筠在万县（今重庆市万州区）等待任务，后因农村武装斗争形势严峻，暂留万县参加县委工作。在此期间，江竹筠给照顾儿子的谭竹安（任职于重庆《大公报》）写了7封信，反映了一位革命战士出征未成的心潮起伏，更使我们得以窥见江竹筠在失去丈夫、别离幼子的悲恸中继续革命的毅力。这7封信件现珍藏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。

1948年3月19日，江竹筠致信谭竹安：“四哥的确已经死了”“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”“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”“可是，竹安弟，你别为我太难过，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的活着……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，死人也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。”信中的“四哥”即是彭咏梧。江竹筠决心继承丈夫的遗志，在最困难的地方战斗下去，必要的，

秋意浓
中国画

江洋

【文艺评论】

一次城市精神的艺术展示

□黄伟

巴山渝水的钟灵毓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艺术家，新时代的艺术家则对重庆的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2017年8月，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投用，机场集团决定组织一批高质量的艺术品提升候机人文环境。

前后历时一年多，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。这批作品形制大、水准高、主题统一、风格突出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。以这些作品为骨架，我们又与四川美术学院、华人当代美术馆、尚文斋画廊合作，编选了《巴山渝水入画图》美术作品集。

《巴山渝水入画图》的作者中，有晏济元、陈子庄、冯建吴、吴冠中、刘国枢、朱宣咸、李文信等著名老画师，也有罗中立、庞茂琨、张杰、翁剑旋、侯宝川、毛峰、陈安健、黄山、傅舟等实力中坚，还有李川、尚天潇、王朝刚、包蕾等一批年轻新锐，群英荟萃。《巴山渝水入画图》的作品，既有宏幅巨制，也有斗方小品，都是用心用情绘制的艺术精品。如此众多的本土名家集中描绘大美重庆，殊为难得。我们力图用艺术的方式为巴山渝水立传，讴歌我们脚下这片坚实的土地。

从创作主题上看，这些作品以“巴山渝水”为统摄，集中展现了“山水之城·美丽之地”的独特魅力。其中，有展现三峡壮美的，如国画《夔门天下雄》、油画《高峡平湖叶正红》、雕塑《壮美三峡》；有展现都市风貌的，如版画《城市进行时》、水彩《山城小景》；有描绘古镇民居的，如国画《重庆古镇系列》、油画《夔门古镇写生》《偏岩古镇》；有刻画田园乡村的，如国画《田埂十月》、油画《东溪图画》《乡间》；还有描绘古迹名画的，如国画《大足石刻》、油画《合川钓鱼城》、版画《红岩

初夏》等。

从艺术特点上看，这些作品根植生活，博取众长、个性鲜明、大胆创新，形成了厚重多变的整体风貌，比较恰当地处理好了同与不同的关系。有的师法自然，根植生活，如罗中立的《磨刀》、庞茂琨的《田园乡愁》、陈安健的《茶馆》系列、李文信的《盛夏》等，返朴还淳，浑然天成。有的个性鲜明，潇洒收放，如晏济元的《三峡秋意》，潇洒敛点；谭学楷的《巫峡烟云》，墨变渗化；刘表洪的《三峡烟云》，沉雄华滋；黄山的《千山鸣泉》，布局严谨；黄越的《乌江画廊百里春》，爽快秀逸。还有突破创新，如雕塑《壮美三峡》，创造性地将铁画锻制与汉白玉雕刻、精密铸铜融合运用，成为既有国画笔墨韵味、又有雕塑立体峻美的金石画卷。

从内涵精神上看，这些作品形象地展现了重庆人的精神气质。重庆人的精神气质，在于百折不挠的刚毅。《三峡纤痕》中并无人物形象，但三峡纤夫的奋争不屈却跃然图上；《黄葛树》迎风昂首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；面对《傲雪图》，心中自然流淌出“红岩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”的旋律。重庆人的精神气质，在于豁达开朗的乐观。无论是《绿了车田乡》的袅袅炊烟，《巴渝田园》的晚风竹影，还是《山城朝晖》《腾飞畅达之城》的勃勃朝气、《出租屋》的盎然生意，乐观无处不在。重庆人的精神气质，还在于海纳百川的包容。这就好像浮雕《梦幻都市》，用长江、嘉陵江两组组带作为载体，把分布在重庆两江四岸星罗棋布的数十余景融于一体；又如描绘重庆火锅的水彩《有朋自远方来》，把不同风味的各色食材置于一锅中，形成了麻辣烫鲜的独特风味。

丹纳在《艺术哲学》中提出：“要了解一件艺术品，一个艺术家，一群艺术家，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，这是艺术品最后的归宿。”

李秀芝怀揣500元办公经费，顶烈日、冒酷暑，爬坡上坎，奔波于市区各地，周旋于各部门之间。最后，学校选址南岸玄坛庙皇经庙处。

那年的10月20日，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声和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的激昂歌声中，重庆市立女子中学如期开学。这虽不能说是开风气之先，但市立女中纯谨笃学、刻苦耐劳、校纪整饬、风尚最佳，此后每期开学都门庭若市。

身居校园，却不可不心怀天下。唐以荣、龚灿光、朱抱清等教师，传播进步思想，推荐革命书籍，启蒙学生革命意识；一批学子追求进步，创办手抄报《雏形》。

1949年11月，重庆解放，女中68名教职工、478名学生全部留在校园中，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缕曙光。

1950年，重庆市人民政府接管市立女子中学。两年后，为了更好地发展，教育局长邓墨亲自关怀，学校从玄坛庙迁建至距“一棵树”几百米之遥的涂山湖畔，在两栋新的教学楼之间种植了一棵雪松，这棵雪松就是南山山麓的另一棵树。

我从黄葛古道向上，路经涂山湖畔，走进曾经的市立女子中学，走近这棵树。这棵雪松屹立在办公楼前的一块空坝子中间，冠盖如云，树荫之下可同时容纳几百人。它的树叶是针状，长十多厘米，质硬，灰绿色的，在长枝上散生，短枝上簇生，近地看，似刺球，稍远点看又似马尾。重庆的初冬是没有雪的，但雪松那似针的叶子上却穿满了一颗又一颗的珍珠，是雨滴，是霜，还是露水？再走近一些，这时复见雪松的全貌，高十多米，已经和旁边的教学楼差不多了。教学楼是新修的，还可以修得更高，而这棵雪松长到这个高度，它已经在这里守了整整70年。当年为刚栽的小树浇水的学生，现在已是耄耋之年，而它，青春依然，还将

解释，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。”在《巴山渝水入画图》的作品中，我们能看见这一方山水的滋养，能看见厚重人文的熏染，能看见前贤的遗风余韵，能看见艺术家的突破创新。

《巴山渝水入画图》画集的编辑出版中所进行的一切，更接近一次行为艺术的过程，有着多方面的内涵意蕴。这是一次人文机场的建设实践。机场是独特而重要的公共艺术空间，艺术植入可以让高大冰冷的构筑物多一些温度，多一些美的熏陶，为旅客带来更愉悦的出行体验。

这是一次城市精神的艺术展示。重庆人的坚韧刚毅、负重自强、道义担当、豁达乐观、包容开放、创新突破的气质品格构成了系列作品的精神骨架和美学元素，这是重庆最具魅力的文化底色。

这是一次建构巴渝画派（三峡画派）的积极探索。从画集中的作品来看，虽然题材、风格、技法各不相同，但也体现了一些鲜明的集群性特征。现代交通通讯和院校教育条件下，画派的形成将更加看重艺术思想、艺术追求的同向性。巴渝艺术家群体的壮大，巴渝文化底蕴的发掘，将为整个民族文化复兴贡献力量。

这是一次公共艺术社会启蒙的实验。艺术是时代脉搏的先锋力量。1979年，中央美院袁运生在首都机场T1航站楼创作的《泼水节——生命的赞歌》壁画，因第一次在国内公众壁画中表现人体，惹出轩然大波。这幅画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。同年，川美叶毓山以“春夏秋冬”为主题，为重庆长江大桥设计的一组人体雕塑也引起巨大的争议，这组雕塑也成为了重庆思想解放历程的见证。

新时代需要更加开放的思想观念。进行公共空间的艺术表达传播，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，更是责任。（节选自《巴山渝水入画图·序》）

南山上的两棵树

□兰世秋

重庆的南山上有两棵树，一棵黄葛树，还有一棵是雪松。

外地游客到重庆，喜欢登上南山的一棵树观景台观夜景，点点灯火万家相连，那是江和城的立体画卷，介于台畔油画和中国水墨之间。站在观景台极目远眺，看的是景，叹的却是重庆的时光和重庆的人。

每个人都会有疑问，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叫“一棵树”？

有一次我徒步黄葛古道，歇脚时问路边一间老屋里的爷爷。他说，在过去很长的年岁里，这周围团转很多树都被砍了，就只留了一棵大的黄葛树，后来修龙黄公路时这里就约定俗成地被叫作了“一棵树”。

重庆人对黄葛树的情感不一般，由此衍生出很多动人的故事。

老人这里就有一个，他很高兴有人听他摆龙门阵。他说那是在打日本的时候，一个书生投笔从戎下了前线，他的未婚妻就天天在这棵树下眺望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盼望书生归来。重庆的南山古称涂山，而涂山的得名缘于大禹之妻涂山氏，妻随夫归从古至今都是凄婉的好故事。不管真假，这里的老百姓是这样的相信美和善良，再后来人们在修路时就心照不宣地绕开此树，那个地方也因此而得名。

我相信老人家讲的一定会有真实故事的影子。那个年月，的确是有太多男儿冲上战场保家卫国。烽火之下，国破家亡，中国之大，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同是读书人，我很容易就为他们，或者说为老人讲述的故事里的书生而产生共情。

很快，我就在南山上找到了另一棵树，这棵树告诉了我另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1940年，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，大量在渝学校被日机轰炸。为赓续文化命脉，留美学界李秀芝女士肩负起筹建“重庆市立女子中学”的重任。

继续见证着青春。

这棵雪松扎根在这个校园里，重庆市立女子中学更名为重庆第四女子中学，雪松在凌霜生长；学校又更名为重庆市第四中学，它凌霜生长；再后来学校再次更名，变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名校——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，它仍然凌霜生长。

它在高高的南山之麓，见证了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几十名同学参军入朝；见证了1952年在田湾体育场举办的市第一届运动会上，女中400多名学生表演大型团体操“国徽舞”，赢得全场观众长时间的掌声；见证了1971年，全校师生徒步拉练，足迹遍及周边小镇和农村；见证了学子的激昂青春，校园的日新月异……

望着眼前的这颗雪松，不禁让人遥想一棵树观景台的黄葛树。雪松和黄葛树相比，树形差异很大，也不是重庆常见的树种，但却有着和黄葛树极为相近的品性。它适合生长在气候比较暖和的环境中，也能忍受一定的低温；它喜欢比较丰富的光线照射，也能忍受一定的半阴环境。

这让我想起我家孩子初中毕业纪念册上的一句话：“会讲究，也能将就；能享受最好的，也能承受最坏的。”当初的种树人真是有着一颗父母心，这句话就是我们重庆人天生具有的性格特征的白描。

徜徉在校园中的好处是你时不时地会听到快乐的歌声，“南麓晓钟，敲着梦想，天空就是巨大的课堂。心像种子，知识给力量，我们就和雪松一起成长。把雪松种心上，饮水思源不忘土壤。雪松无畏冰雪风霜，少年强，则中国强！”

我一下子明白了，为什么二外的校徽会是与众不同的一棵雪松，二外会将最优秀的班级命名为雪松班——这是他们建校80年来未曾改变过的精神传统，强根固本，挺拔坚韧。

重庆的南山上有两棵树，一棵是黄葛树，还有一棵是雪松，它们都无惧雨雪风霜。